

天主忠僕

厄里亞·高明尼

ELIA COMINI

(1910-1944)

早年生活

厄里亞·高明尼生於 1910 年 5 月 7 日。父母住在古老的森林之母堂(Madonna of the Wood)旁邊的小房子，位於萊茵河畔(Rhine)，與意大利波隆那(Bologna)的卡文澤諾(Calvenzano)堂區相距數公里。孩子出生後，翌日在堂區領洗，取名厄里亞。1914 年，高明尼一家遷至萊茵河對岸。雖然與舊房子相距不遠，但搬遷後他們隸屬雷諾河(Reno)沿岸格里澤納鎮(Grizzana)的薩爾沃洛堂區(Salvaro)。

慈幼會生活

我們對厄里亞的童年生活所知不多，只知道他與哥哥阿雷托(Amletto)度過平靜的童年。他父親在 1926 年逝世，孩子當時還小，但母親艾瑪·李蒙尼(Emma Limoni)付出許多犧牲，加上本堂神父提供援助，因此厄里亞和哥哥阿雷托沒有感到自己是孤兒。他們視薩爾沃洛堂區的總鐸菲登奧·梅里尼蒙席(Mgr. Fidenzio Mellini)為再生父親。厄里亞親切、虔敬、聰穎，因此梅里尼蒙席特別喜歡他。梅里尼從軍時，經常與杜林的鮑思高神父碰面。鮑聖預言厄里亞將會成為神父。因此，他考慮送厄里亞到艾米利亞(Finale Emilia)的慈幼會學校讀書。厄里亞在讀書期間，決定成為慈幼會會士，加入剛開設的備修院。當時他 14 歲，舉止有些笨拙，但非常聰敏，在班中名列前茅。1925 年，他加入波隆那的比里提堡(Castel de Britti)初學院。1926 年，16 歲的厄里亞宣發修道聖願。他在杜林瓦沙利切(Valsalice)修畢哲學課程，然後參加實習。

晉鐸

1935 年 3 月 16 日，賈辛托·達雷茲蒙席(Mgr. Giacinto Tredici)在基愛里(Chiari)的主教座堂授予厄里亞鐸職。7 月 28 日救主之母節，他在家鄉主持隆重的首祭。他返回基愛里在慈幼會學校任教。1939 年 11 月 17 日，他在米蘭大學取得古典文學博士學位。可是，沒有人為此慶祝，因為希特拉在 9 月 1 日攻打波蘭，第二次世界爆發。

1942 年，厄里亞·高明尼神父獲派到特雷維利奧(Treviglio)出任一所較大規模的慈幼會學校的教務長。他的院長憶述：「他時常保持冷靜，值得欽佩，我從沒有看見他與青年相處時表現不耐煩，但他輕易使青年遵守紀律。高明尼不喜歡出風頭，總是端莊謙遜。」他一生也敬愛母親。他在 1940 的聖誕節寫信給母親說：

「我經常想到你孤獨地在我們的小房子生活，思念遠方的孩子，為他們祈禱。我們知道你為我們所作的一切，並因此對你的敬愛日增，願這能給你安慰。」

苦難歲月

戰爭生活

1944 年夏季，第二次世界大戰進入第五年。德軍已入侵意大利，並在第勒尼安海(Tyrrhenian Sea)至亞得里亞海岸(Adriatic)，以及在維亞雷焦(Viareggio)至里米尼(Rimini)一帶，建立強大的防衛陣線，以防美軍和英軍向南部推進，攻入波河谷(Po Valley)的瓦爾帕達納(Valpadana)。意軍和盟軍在摩德納(Modena)的蒙特佛里諾(Montefiorino)周圍設立強大的抗敵陣營。德國受兩面夾攻，並在 7 月 31 日進攻蒙特佛里諾，焚燒該區所有房屋。盟軍接著展開四日的猛烈攻勢，突破南部包圍，帶著武器和受傷士兵，分散至亞平寧山脈的托斯卡納－艾米利亞(Tuscan-Emilia)地區。

同年 8 月至 9 月，托斯卡納及艾米利亞為自由之戰付出沉重代價。惡名昭彰的德國納粹黨衛軍一個由雷達少校(Major Raeder)指揮的陣營，先蹂躪盧卡省(Lucca)，然後搜刮亞平寧的托斯卡納及艾米利亞，行徑殘暴不仁。9 月，雷達的軍隊進入波雷達納路(Porretana)，沿雷諾流域往波隆那。在雷諾流域的薩爾沃洛(Salvaro)、格里澤納(Grizzana)及馬澤波托(Marzabotto)等村落，有許多偏僻的小屋、乳牛場、群集房子，座落亞平寧山脈旁邊。德軍在這地區每天不斷搜捕盟軍。

9 月 29 日早上，薩爾沃洛堂區的情況迅速轉變。堂區擠滿受驚的村民，還有一些武裝德軍，附近一帶已成為盟軍和德軍的主要戰場，當地人民恐慌。1944 年夏季，高明尼神父以偉大方式實踐基督徒愛德。當時，他在母親身旁。她母親孤身一人，正協助年老的司鐸推行堂區工作。兩個月以來，他聯同另一位偉大司鐸主持感恩祭、講道、教授要理、唱歌、探訪及安慰那些遭搜捕的村民和難民、關心病人、埋葬死者，並冒著生命危險，作為村民之間，以及盟軍與德軍的調解人。

然而，當高明尼神父以信仰安慰戰爭的不幸受害者時，竟被誣告為盟軍同黨，並遭囚禁。約有 70 人被殺，屍體在當地名為「克雷達」(Creda)的地方焚化，高明尼神父嘗試救出約一百個青年和老人，但與瑪定·卡普里神父(Fr. Martin Capelli)一同被捕及定罪。他們在 1 月 22 日遭囚禁在皮奧薩爾沃洛(Pioppe Salvaro)的馬棚。女教師羅瑟蒂(Dina Rosetti)憶述說：「那是堂區主保聖彌額爾節。厄里亞神父在主持感恩祭，突然傳來許多爆炸聲，一群信友驚惶失措地衝進聖堂求助。原來盟軍與德國納粹軍在克雷達農舍交戰。一個納粹軍官受傷，德軍立即進行殘酷的報復，俘虜老人、孩子，甚至馬切提家族(Macchetti)數月大的嬰兒。他們像畜牲般縮作一團，給奪走所有物品，遭槍決和焚化。在堆積如山的屍體中，還有幾個倖存的人！厄里亞神父和瑪定神父只想為病人送臨終聖體，以及

盡可能拯救更多生命。

女教師的回憶

羅瑟蒂(Dina Rossetti Pescio)憶述說：「我是薩爾沃洛(Salvaro di Grizzano)的小學教師。我身處的波隆那遭轟炸，我受驚來到這裡，獲梅里尼蒙席溫情收容。我以為戰爭隨時會結束，德軍必會沿波雷達納路徹退。幾乎所有皮奧村民也有此錯覺，因此在附近的山頭暫避。我們有許多人在堂區聖堂避難。隨著時間過去，人數越來越多。蒙席盡力為我們提供各種所需物品，讓出房間、馬棚、酒窖、廚房等等。轟炸發生後直至德軍來臨前，一直相安無事，我們偶爾接獲消息，得知在波雷達納一帶經常發生強姦和殺戮暴行。

Germans launched a relentless manhunt round the clock for the many Allies who were hiding in the woods of Creda. The civilians of the scattered farmhouses came down and they too, were given shelter in the parish. There was a canteen which was already occupied by some youngsters. It could be reached only through a manhole which we had camouflaged with corn. Every now and then we opened the manhole so

「在一個不幸的上午，我們發現有些德軍在堂區聖堂下方，正在安裝三支機槍，並使用大型望遠鏡監視薩爾沃洛山(Mount Salvaro)。幾小時過後，有一些無線電電報操作員到場，安頓在離堂區辦事處不遠的幾個房間。他們要知道我們的人數，命令我們立即離開。這時，有關謀殺和其他暴行的傳聞越來越多。德軍日以繼夜地搜捕藏身克雷達叢林的盟軍。農舍的居民也下山到堂區來，獲得堂區收容。有些青年藏身食堂，只有一個探孔作出入口。我們用玉米隱藏探孔，但由於食堂已經人們，我們要不時打開探孔讓空氣流進。情況越來越危急。如果我們犯了任何小錯，也足以付上性命。」

瘸腿的高明尼神父：「一晚，我在廣場值班，以防發生任何意外。我看見有個年青神父一拐一拐地走過來，用棍棒攙扶著。我知道那是厄里亞·高明尼神父，他每年夏季也到薩爾沃洛度假，陪伴年老的母親。他來自特雷維利奧，是那裡的慈幼會學校老師。他在途上幫忙別人時，給汽車輾過大腿，嚴重受傷。一如以往，本堂神父留給他一個小房間。有些在這裡作客的人自小認識高明尼神父，看見他來到這裡，不禁喜樂歡呼，我也同樣高興。事實上，他來到這裡，可減輕那些日子的痛苦。她面容慈祥，常說鼓勵的話，給我們生存的希望。他不管自己受了重傷，仍然安慰別人、組織活動和調停紛爭。其後，另一位神父來了，就是聖心會傳教士瑪定·卡普里神父。他沉默寡言，行事謹慎，在山區服務當地的村民。」

被捕

可惜，他們的仁愛工作給中止了。他們和許多因間諜罪被捕的人，被迫像牲畜

般從平原運送彈藥上高山。晚上，他們與其他囚犯一同給押返卡納比拉(Canapiera)的馬棚。兩位神父聽說，他們會被交給波隆那的總主教，而其他健壯的囚犯則要到德國的集中營工作。

9 月 30 日模擬審訊

他們在馬棚對所有被捕人士進行審訊，但只是一場鬧劇。有個膽怯驚慌的 17 歲少年戰戰兢兢地說，他看見兩個神父在卡普拿拉(Caprara)與盟軍在一起。他們確是到過卡普拿拉，但只是在那裡宣講和聽告解，以準備慶祝玫瑰聖母節。可是，武裝軍人不聽解釋，他們根本不談公平正義，當時在卡普拿拉出現已可構成罪行，足以被判罪處死。下午，有兩個勇敢的修女送食物和衣物給囚犯。她們在呼叫聲和推撞中，走到馬棚窗下，與厄里亞神父交談幾句：「你怎麼來到這裡？」神父說：「實踐愛德要付出代價啊。」他指著天上說：「賞報臨近了。請給我們一本祈禱書。」這時，有個忿怒的德軍用槍指著修女，迫令她們離開。

10 月 1 日行刑

艾米利奧·韋格提(Emilio Veggetti)是維格托(Vergato)一個要人。1944 年 10 月 1 日，他與露意沙·貝蒂尼(Louisa Bettini)來到牛棚，因為他們的姪兒囚禁在這裡。他們希望至少也把兩個神父救出。勇敢的艾米利奧面對納粹軍的司令，撒謊說：「我是這裡的市長。你的囚犯中有兩個神父，你必須釋放他們。」德軍司令猶豫不決。厄里亞在窗旁說道：「不，韋格提先生，要不釋放所有人，否則不用釋放我們。」其他人也在窗旁喊說：「厄里亞神父是我們唯一的安慰，他要留下來啊。」

數小時後，勇敢的女教師羅瑟蒂來到牛棚。她日後憶述說：「我對守衛說，我是一個囚犯的姊妹。他便讓我探望他數分鐘。我進入房間，那裡約有 50 人，厄里亞神父從稻草床上起來，輕擦長衣，像往常般彬彬有禮，依然面帶微笑。他安慰我，懇請我安撫他母親，最後給我降福。瑪定神父也走近，但沒有說甚麼，繼續祈禱。其他人懇求神父別離開他們，也求我為幫助他們。其實我探望他們的時間，比我現在重述往事的時間短得多了。不久，守衛便粗魯地帶我離開。」

阿爾多·安薩洛(Aldo Ansaloni)與比奧·博吉亞(Pio Borgia)奇蹟逃脫，他們敘述 10 月 1 日當晚發生的事。大清早，天還沒有亮，納粹軍命 52 個囚犯起床，押他們到貯水池旁邊的陰溝，池水乃從雷諾河經水渠流進的。這時，貯水池一點水也沒有，只有一層厚厚的淤泥污物。囚犯在陰溝旁邊排成一行直線，面向機槍。可憐的受害者像瘋子般狂叫。厄里亞神父吟誦聖母德敘禱文：「至聖瑪利亞，為我等祈；天主之母，為我等祈。」軍人俯身操作機槍時，他喊說：「上主，垂憐我們！」機槍射殺他們，全部 52 人倒在陰溝。

不為人知的殉道者

羅瑟蒂補充說：「10月1日晚上，我們祈禱時，聽到許多槍聲，然後一片死寂。翌日早上，我和一個婦女到卡納比拉。陰溝的水和泥濘混雜著無辜者的鮮血，我們看見瑪定神父的屍體在漂浮。厄里亞的屍體應被其他無辜者的屍體擋著，我看不到。數天後，下了一場豪雨，他們打開水閘，屍體再遭惡劣天氣折磨，漂浮到大海。他們都是不為人知的殉道者。」因此，再無法尋獲厄里亞·高明尼的遺骸了。

列品程序

厄里亞·高明尼神父的教區真福列品程序在1995年12月3日展開，正在審理中。

重要日期

天主忠僕厄里亞·高明尼

1910年	生於意大利波隆那卡文澤諾
1924年	慈幼會備修生
1925年	宣發修道聖願
1939年	獲取博士學位
1942年	特雷維利奧教務長
1944年	殉道
1995年	真福列品程序展開